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楊乃武與小白菜  
第十回 綠意贈妝奩可敬可喜 紅情驚綺夢疑神疑鬼

話說喻氏在葛小大家中，向生姑說起圓房尚少費用，要托生姑向楊家借貸，那裡知道乃武早交給生姑三十塊錢，免為落一個接濟生姑之名，反惹出外間閒話。當下生姑聽得喻氏托自己向楊家借錢，不禁暗暗好笑，便笑著道：「自己有些私蓄，情愿取出作為圓房之用。」喻氏還怕不夠，又問生姑共有多少私蓄，生姑笑道：「這是我平時做的活計，除了日常貼些家用之外，悄悄的儲蓄著的，那裡有多少呢，也不過二三十塊錢罷了。媽媽，并了上去，可能夠用了嗎？也免得向楊家去借債，倒怪不好意思的。喻氏起初聽的是由日常貼著家用所餘，以為有限，如今卻聽得有二三十塊，倒出于意料之外，不覺大喜道：「真是嗎？倘是你有二三十塊錢，那自然不必再向楊家去借了。」生姑笑道：「媽媽，這難道可以說謊的事嗎？不信我便交給了媽媽就是，好得終須媽去辦理事情用的？」說著，忙走到房中，在枕底把乃武所給的三十塊錢，取了二十五塊，用手中包著，餘下五元，仍塞在枕底，以防到做新娘子的一天，或有什麼用處。放好之後，取了二十五元的一包手中包，走到外面，在喻氏坐的旁邊桌上一放道：「媽，這是我私蓄的二十五塊錢，請媽收了，由媽媽怎樣的化吧。有了這二十五塊洋錢，還夠不夠呢？」喻氏忙把手中包解開，一瞧裡面，不是二十五個雪也似的洋錢，又是什麼，不由得笑顏逐開的道：「喲呀，倒瞧不出你有這麼大的本領，居然能積下如此之多的洋錢。這也是小大的福氣，有這樣的一位又能幹、又會賺錢的媳婦，只是如何可以用你的錢呢？」生姑笑道：「媽什麼說的，我的錢難道不是他的一般嗎？用了有什麼緊要呢？」說到這裡，粉面上早飛起了一陣紅雲，低下頭去，把喻氏瞧得只是的笑呆呆地向著生姑直瞧，生姑忍不住又向喻氏道：「媽，還得向楊家去借錢？」喻氏笑道：「有了你的二十五塊自然不用再去開口咧，究竟向人家借錢，也不知道人家肯不肯呢？」說著，便把錢收好。到了晚上，喻氏已回轉沈家。這天小大住在店內，夜間乃武又同生姑會面，生姑把喻氏要來借錢，已將前數天乃武交給自己的三十塊錢，交與喻氏了二十五元。乃武聽得，心中很是歡喜，知道和生姑變了以前的心腸，依著自己言語辦理。光陰迅速，匆匆已過三四個月。這天已在四月中旬，天氣已漸漸的熱將起來，有一天，也是合該有事，小大隔晚睡在家中，到了早上到店中去的時候，向生姑說明，今晚不回家來安宿。生姑正因乃武連日有事，到了杭州府去，昨天方才回來，小大卻又住在家中，不能相會，生姑很是記著乃武，屈指一算，足足有半月光景沒有相會了，今天聽得小大晚上不回家中，心中很是歡喜，俟小大去後，即借著到楊家游玩，暗暗通知了乃武。乃武也因半月沒同生姑約會，心中十分想念，見生姑來暗暗通知，心內也很喜悅。到了晚間，乃武悄悄的來到小大房中，同生姑幽會。生姑見了，自然很是歡喜，靠在乃武身上，膩在一處。一面又把同小大圓房之後，怎樣可以相會，問著乃武。乃武瞧生姑滿面春情，眼角流俏，紅生生的杏靨，只向著乃武臉上揉擦。乃武心中，早怦怦的動了起來，忍不住擁住生姑，推倒在小小床上，鬧一個雙飛雁，生姑只斜呢著一對水汪汪的秋水，微微嬌喘，越發把個乃武逗得欲仙欲死，約有半個時辰，生姑啣的幾聲，頓時一個螭首，在枕邊滾了幾滾，已是雙目緊閉四肢鬆弛，乃武也不禁連喘帶吁，把生姑抱得貼緊。停了一回，乃武方長長的吁了一聲，一瞧生姑，也醒了回來，向著乃武微微一笑。這時天時，雖在四月中，夜間尚很有涼意。生姑忙扯了床上綿被，蓋在身上。一壁同乃武擁抱得貼緊的細談衷腸。

正是快活，猛然間聽到外面有人打門，叫道：「生姑，生姑，快開門來。」生姑一聽，卻是小小的聲音，不由的花容失色，小鹿心頭亂撞，乃武也聽的是小大打門，心中雖也有些慌忙，卻比較生姑鎮定了許多，忙安慰生姑道：「別忙，待我回去，你裝著方醒的神色，再去開門。小大瞧不見我同你睡在一處，自然他不敢說出什麼話來。」說著便匆匆起身，穿好衣服，飛也似的去了，生姑也把衣服穿好方裝著初醒般的含糊答應了一聲，悄悄的出了小小的房，把一支紅燭也執在手中帶出，方慢慢的走去開門。一看正是小大回來，小大倒也不生疑心，只是一眼瞧見生姑，兩額飛霞，帶著十分春色，好似又有些慌張顏色。當下小大以為是夜中開門，所以有些驚慌，也不在意，即走到自己房中，生姑究屬心虛，忙執燈隨了小小進來。燈光之下，瞧得分明，小小床上，一條棉被，已是堆在床中，凌亂不堪。原來生姑同乃武慌忙之間，未曾把棉被捂好，小小見了，不由的心中大疑，暗想怎地自己床上的棉被，這般的凌亂起來了呢？瞧這式樣，分明是有人睡過一般，又見生姑面上越發的飛起了兩朵紅雲，直滿到耳邊，小小越覺得生姑的態度可疑，只是自己同生姑，既未圓房，不要這時自己一鬧，鬧出了岔子，圓房的事情，又得生出了變化。二則究竟沒有親眼看見，不能說定生姑有了不端之事，便也不明言，笑向生姑道：「妹妹去睡吧。」生姑萬想不到小小這時竟回到家中，怕小小瞧出了自己的行為，心中很是驚慌失措。又瞧在小小房中的棉被不曾招好，心中越是慌張。如今瞧小小并未動怒，反和顏悅色的喚自己去睡，以為小小并未知道，心內倒有些內愧起來，便放燈台，懶快快地回到房中，橫在床上，暗暗的思忖方才的事情，危險萬分，要不是住在一個門內，那就糟了。這般事情，究竟終覺不妥，將來如何是好呢？想到這時不禁柔腸百轉，很覺得兩難，那裡睡得安穩。

小小在房中，因起了疑心，先把生姑支開，方把被一揭，細細瞧看可有什麼破綻？誰知方揭開被來，便發現了一個香囊，小小一見，忙取起一看，認得這香囊是生姑自己所繡，平日佩在衣襟之上，怎地今天在自己床上棉被中呢？這般看來，生姑定在這床上睡過的了，而且并不是和衣而臥，所以把衣襟上所佩的香囊，墮在床上。生姑因何要在這床上解衣而臥呢？又想著生姑方才的神色慌張，同了自己平日，也有晚歸的日子，一敲了門，生姑總三腳兩步，前來開門，今天卻慢騰騰的隔了足有一刻鐘光景，方答應開門。見了自己，又這般的神色不定。床上捂好的棉被，弄得這般的凌亂。被中又有生姑所佩的香囊，這事端的可疑，不要生姑在這床上，幹著不端之事。想到這裡，不禁在床上四面尋找，可有什麼可疑的東西，卻在被腳下又瞧見了一塊手帕，小小忙取來一看，忍不住滿面通紅，心頭火發。原來小小認得這塊手帕，同平常乃武所用的一般無二，帕上又印著些水漬，約有手掌般大小。小小見了，早猜到生姑同乃武定有些不乾不淨的事情，今晚二人定在這床上相會。想不到自己撞將回來，驚破了他們的好事，怪不得生姑面上滿面春色，見了自己，神色不定，面上紅一塊白一塊的，原來她在家中幹出這般的醜事，同乃武早已勾搭上手。楊家平日待自己同生姑這般要好，卻因了這個緣由。自己尚未圓房，一頂綠頭巾，早戴在頭上的了。想到這裡不覺氣得目瞪口呆，恨不得趕到生姑房中，把生姑痛打一頓。只是又想著自己同生姑一則尚未圓房，不要這般一鬧，發生了變故，自己這般的貧困，相貌又醜，娶一房妻子，也不是容易的事情，萬一生姑變起心來，自己再從那裡去找這麼一個標緻妻子？又加著自己究竟未曾瞧見，有道是捉奸捉雙，如今連見也沒見過如何可以宣揚出去。二則乃武是何等樣的人物，別說是在倉前鎮上，無人不知，便是在餘杭縣中，也赫赫有名，又是著名的刀筆先生，不要自己這般一鬧，乃武惱羞成怒，自己不過是個豆腐店的伙計，論財論勢，遠不是楊家對手，只須乃武筆尖一動，便能使自己家破人亡，豈不是畫虎不成反類犬呢。

想到此時，只得把惡氣按了下來。暗道：不如明天去看看母親舅舅，商議之後，再作道理。忙把香囊、手帕一同藏起，準備以後作為證據。藏好之後，即橫在床上安歇，預備明天去見喻氏、敬天，告知二人，再作道理。卻說乃武同生姑勾搭，在家中瞞著妻子詹氏和姊姊葉氏，每逢了同生姑幽會的晚間，即向詹氏推托在書房中安歇，替人家代撰刀筆文字。須在夜間靜心下筆，因此睡在書房之內，實在到了夜間，聽得詹氏、葉氏等眾人，都回房安睡，即悄悄起身，到小小房中，同生姑幽會。詹氏、葉氏倒也不疑。這一晚乃武也說是在書房中安歇，詹氏很是賢惠，便獨自回到房，在燈下做著女紅，尚未睡下，聽得外面小大打門，生姑并不立刻出去開門，心中很是奇怪。悄悄一聽，好似生姑住的一面，有著很凌亂而慌忙的聲音，心中不禁起了狐疑。停住了手中女紅，靜心聽著外面，只聽得客堂中好似有人走動，心中越發大奇，便在門縫內向外一張。月光之下，望得分明，見乃武披著短襖，拖著鞋子，匆匆的走過，面上很是慌急，望著書房而去。接著聽得生姑答應，出去開門。詹氏是個聰明之人，怎不知道內中情事。早料到了乃武同了生姑二人，定有了不端之事，心下雖很憤怒，只是詹氏為人，最是溫柔賢淑，對於乃武，體貼萬分，如今瞧進了同生姑的事情，也不言明張揚起來，只暗暗的思忖，怎樣向乃武規勸。只因生姑已有小小是正式丈夫，不能再嫁別人，同乃武私通，若被

小大知道，鬧將起來，惟乃武的名譽上不好聽，也要使生姑置身無地，而且使一個女子，身墮名裂，未免有傷陰鷲，不如悄悄的勸乃武同生姑斷絕，一則免得將來乃武名譽掃地，二則乃武身體也好保重，三則生姑也不致被人輕視。打定主意，便悄悄的睡下，又側耳細聽外面，小大生姑可在那裡吵鬧，聽得很是平靜，一些聲音沒有，暗暗叫了僥幸，以為小大并未知道，心下倒稍稍放了些心。只預停一天相勸乃武，免得再似這一回的危險。

卻說乃武自小大床上，匆匆地披了衣服，飛也似的望書房走去，走到裡面，點起了燈，坐在床上，心頭只嚇得怦怦亂跳，不禁呆呆地的發怔，又怕小大疑心，鬧將起來，豈不是害了生姑。心中便越發的忐忑不停，忙靜著心，細聽外面。只聽得生姑開門，小大進來之後，即沒有什麼聲浪，知道小大不曾吵鬧，不覺暗暗叫了聲好險。暗想喜得小大傻頭傻腦。未曾發覺，不然害了生姑，是不必說，連自己的聲名，也大有妨礙，萬一傳將出去。豈不大窘。又不禁想到自己同生姑，雖是你貪我愛，恩愛非凡，究屬不是個正當夫婦，自己是個棄妻子的人，要娶生姑，當然是不成功了，既是不能把生姑娶回家中，同生姑相會，除了幽會，別無妙法，將來難保不有比今天危險一些的事情發生，或者竟被小大撞見，那時非惟生姑無顏見人，連自己也不免被人家談論，而且生姑同小大，是有媒人有庚貼的正式夫婦，倘是自己同生姑幽會之時，被小大知道，捉起奸來，被人家知道了，還有什麼面目，列于士紳之列。想到此時，覺得同生姑的事情，終究不妥，不如趁了這時，懸崖勒馬，還能保住了以後雙方的顏面同幸福，只是生姑生得這般的美貌，叫自己如何舍得下呢？乃武想來思去，橫在床上那裡睡得安穩，再也不想不出一個妙法，可以不有如今晚這般的危險。直到了天色微明，方朦朧睡去。

小大這晚，也猜透了乃武同生姑有了不端之事，欲到了明天，到敬天家中，請了母親喻氏，一同商議怎樣辦法，因此也未曾好睡。到了東方日出，微微透起一線紅日，小大即起身梳洗，生姑也即起身，煮了早點給小大吃了，小大并不多言，吃過早點，匆匆的出門而去，身旁早把昨天晚上在被中取到的香囊，手帕帶好。生姑見小大出門，以為小大尚未知道自己同乃武的事，心中倒很放心。見天色尚早，加著昨晚受了驚慌，覺得很是疲倦，便仍回到房中，再睡下床去安歇。小大自出門之後，在路上暗暗思忖這事如何辦理，倘說是聲張出來，有道是捉奸捉雙，既沒捉住，如何能說定他們有了奸情，不如先同舅舅母親商議一番，再作道理，便一逕向著敬天家中走來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